魏叔子文集外篇

序

吾友魏叔子與予同學[illegible]十一歲爲時文補弟子員冠其曹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者咸以等輩禮之或所執贄受業師遜避退讓稱先生而不字予意叔子及壯年時已舉名進士立朝廷上侃侃然發其所學爲世名臣乃甲申乙酉來自以病放廢山中盡棄去其時文爲古文辭而其所自脩立與設施之方皆不獲用嗚呼其爲文益工而其志益可悲也已叔子

生平于吾易堂中爲古文者最服膺其姊壻丘邦士
凡有作必相與論定邦士雅愛歐陽文忠叔子愛蘇
明允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步趨其
形容摹其謦欬往往好出高論奇識凌厲古人及壬
癸以來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幾于歐陽
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于眉宇不可得而馴
伏也予往讀洪永以來之文自宋文憲以下其最著
如歸震川茅鹿門唐荆川諸先輩正足與古人相上

下然平緩時弱之調往往而有則豈以國家八股取士有以靡其氣而柔習其心乎叔子當工八股時輒厭惡之陋其體製著制科策三篇欲廢之而易以策論故其八股多閎肆奇偉浩汗之文而乙酉丙戌所作書疏則出入賈長沙李忠定間余于叔子少一歲兄事之生平爲詩文隼辭隻字雖千里外必就正叔子而叔子以古義相督責余有過失每發聲徵色詆呵之如嚴師之于童子其或數往相見塞壘不交一

語則自十三四歲時已然矣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叔子學問文章如是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是可悲也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請予爲之評點予則何敢讓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以附其文叔子又自言吾于史漢叙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余從遠方歸每出示數則怵然如震雷暴起于左方驚魂動魄既而繹思則又

如飢得食如寒得衣心安而體順始嘆此書蓋自有
左氏數千餘年之所絶無而僅有者也叔子兄善伯
弟和公皆與予爲兄弟交並著詩文集若干卷予亦
欲得序而出之時甲辰立秋日易堂友弟曾燦撰

魏冰叔集序

往者吾與魏冰叔同守一代之制首攻四書義是時吾二人各以才智以相取要其所尚最爲獨異盖吾意每欲追述孔曾思孟之旨至于一毛一髮一咳一唾時所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于當世議論風發之文滌瑕研精鉤抉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予則每逊經義上及于洪永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他雜藝之

文私竊謂文惟經義中可以無所不盡葢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其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嘗爲古雜文而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斋攻之其子之用心于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經義工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以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于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冰叔于是能自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杰益乃出矣自冰叔益務爲古文則

無不使予論較之冰叔之文旣精強于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于其勢明于辨吾嘗謂之鼂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涞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菴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有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淡其氣日和以出而遊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予文烟波鳴咽一唱而三歎蓋旣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

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文不至于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于文如是嗚咽唱嘆其工于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冰叔今於文如此吾視冰叔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冰叔文不後之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于東野李翺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于天矣吾

于冰叔之文亦如此焉

易堂友兄丘維屏譔

自敘

余自幼讀書長受敎于大人君子進進以不及古人爲恨生平爲文又不喜學古人一家據吾之所然者盡狀言之使無遁理而已天不以人之喜怒而變其風雨君子不以人之愛憎巧其辭吾之言善天下從而見之吾之言不善天下亦從而見之適吾之意而天下洞然于吾心吾何求耶余治四子之文有暇間爲雜體或觸于事會之所遭牽爾抒其胸臆積歲所得不覺遂多于是以丁亥休夏之月類而秩之各標

數言于首名曰外篇易堂魏禧書

凡例

一古人文集不加批點然有一經批點則文之精神要領逼出紙上或如頰上三毛象外傳神因取諸名家評點於詩文相發明者酌錄之

一家叔父詩文好人彈射又每自刮磨客游諸作皆主人代爲流布朝脫於手暮登於木或先削板以待草成後有改定輒就板刻削行墨多空不能更費梓人也

一諸文隨時續刻年歲先後都無次序

一目錄三卷詩八卷已刻版另行

一叔父著作最衆貧無工貲今先刻若干草草竣事

請政海內諸散文藏笥中者尚數百篇新作百首

俟之二刻

一叔父著有尚書餘一卷左傳經世鈔十卷擬奏疏

一卷內篇二卷俱嗣刻

一卷以體分有多近百翻少十翻者未能均稱

諸子世傑敬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總目

論引

論議也言之不足則議之博辨肆志而得其說是故孔子曰辭達而已辭達使明也僅以使明則不可明故曰論精微而朗暢雖然此猶夫一端之論余往治制藝不喜規矩先輩獨思以其說明古人之義制體不同浸淫乎論策矣嗚呼論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

魏禧自識

續論跋

士君子之處世也當其治則事功多而言語少及其衰則事功少而言語多豈好爲異哉仲尼曰托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然則言語者士君子不得志之事功也士生千百世後明聖不作言人人殊無論淺見寡聞者不足與言卽博雅之流卓然自命爲君子者亦每行其私意

持論不根如丘文莊㶊于南渡事取賊檜而非武穆是遵何說哉魏叔子天資高邁好學不倦經子百家之書無不貫穿而尤長于論史往刻史論二卷近又著續論十篇自兩漢至五代歷金言開剏則規模宏遠論進取則經權互用于尉佗孫恩王審知詳察其勢于劉智遠洞見其情究諸史之未發而不爲放言高論以駭世所謂有用書生者非耶嗟乎叔子不得使見之行事遯跡山岩發憤而爲言豈惟叔子之不幸可慨也著書多家貧不能自梓嘗懼放失晉人王

半巢年少有志于學讀叔子之文而高其人代刻于
論以倡同志長卿未嘗著書有則時時爲人取去其
信然哉丁巳立秋月溧陽同學弟楊敏芳䟦

魏叔子文集外篇目

第一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一

論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相臣論

秦誓稱休休有容孔子戒驕吝此特爲有才者言之也相臣不可無才猶人不可無五穀彼恃材驕妬是貪食過飽而病且死者耳後世僕讀二書遂成庸相絕大模本國朝雖廢丞相然入閣辦事其權不輕獨怪後來專以

科目資格限人拜相必繇翰林不習民情吏事最可笑者舒行緩步輕咳微聲以養相度竟同木偶兒戲每讀國史清謹忠直者不乏人而不畧遜前代遠甚至于相業尤卑鄙矣論相首推三楊按其行事方之古人為何如也甲申二月自記

相臣者天子之下一人而已相臣賢則可使天子之不賢者從而之賢相臣不賢則天子雖有勵精圖治之心其力能抑塞之于上而其黨援足盤踞扞格于

其下且夫居官守職奉法無罪百執事之賢也天下治安之日撝然無事恒有大難大疑出耳目智慮之外此二三小臣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斷然行之以豫天下之患而定其變此其事不得不責望于相臣天地之所不得爲則君爲之君之所不得爲則其相爲之相臣上叅天子之柄下可以達百執事國家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則雖逆天子之法犯羣臣之怨冒天下之大不韙必且毅然爲之而有所不敢避姚崇以干事要玄宗僞命之議不行

而李忠定免冠求去蓋不如是則不可以爲相也昔者漢丞相權最重當時賢人所以自效猶爲近古曹參繼酇侯之後國之大事不舉者不可勝數而日飲醇無所事事此謂之庸相可也宋之名賢動稱法祖積漸至于衰弱而莫之振安石以紛更壞天下終宋之世不敢復言變法則因循以須亂亡而已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之有才者輒以伎求剛愎自敗此聖人所以重之惜之勸沮之善全其美使天下後世誠有如周公者

皆得而見其才也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削宰相之官然人才庸下視宋加甚李賢張居正其才足任乃又以驕吝失之嗚呼此三百年之所以無相業也

楊一水老師曰從來名相各有一段驚天動地事業不相雷同處自舜禹至韓范之徒莫不皆然細觀古今聖賢行事方知叔子此論平實中正非好爲激昂也至其偉氣昌言尨足相副

〇〇〇伊尹論

嘗讀孟子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又言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則伐夏皆伊尹意也竊疑其語爲過及讀商書而知伐夏之舉果出于尹之獨斷無疑也今夫人臣之放伐其天子者自古以來所未嘗有唯后羿距太康逐相爲不臣羿因民之不忍而距太康湯以救民伐桀其跡與羿無異夫以湯而行羿之事爲自古聖賢之所不爲湯雖躬聖人之德無富天下之心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矣使非有任如

伊尹者灼然于天命人心之故犯天下之大不韙不以芥蔕其心變易于古君臣之義而無慚于堯舜以別嫌疑定猶豫主持其內而輔翼其外亦安能斷然出此也哉蓋昔者湯嘗自言之矣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昔者伊尹又嘗自言之矣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當是時湯之學而後臣與伐夏之出于尹也益亦明矣嘗觀古今

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身當其任者旣已內斷于（弟云拓開一步是一篇立論本意）心則必求夫强力明決敢犯衆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未有恃一人之力以成事亦未有臨事倉卒而能得人者霍光議廢昌邑王群臣驚鄂失（汉借霍光一事作証與伊尹）色莫敢發言（妙有牽連）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而脅群臣然後議者皆叩頭聽令若延年者蓋亦光之伊尹（妙）也光能法湯之用伊尹不能法尹以罷利居成功爲戒至誹增傲直之罪獨忍于延年而毒后之罪不忍于顯後世伊霍並稱而君子鄙之有以哉

彖和公曰古今大議論是獨見獨得力處具見本領學術所在○洗發剀切老到而思力遒烈令讀者目精奮悍不敢暫瞬

李戓齋曰只是看透一任字便發出如許創論後半文字與前若不相干却愈洗愈緊

○○正統論 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有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蘇氏之說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日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箕之者爲道不以

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逆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近于理而鄭氏爲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絶而統無絶絶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予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尤爲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予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蕭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爲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

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爲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且以爲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爲妻而婦奈何不以爲姑則大不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覩爲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從辭焉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正月之義是也至于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

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爲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與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黜唐夫以爲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爲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別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

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疆大者屬焉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幾折

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為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于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

丘邦士曰議論筆力十分强健直開直下不用一些波瀾頓挫最是氷叔本色絕佳處

宋末有日折衷三家之說而別為三統義正例全允為定論

王山長曰格力在兩漢之間

○○○正統論中

或問以東晉與復爲正統是矣元帝爲牛氏子非司馬子孫也曰秦政以呂易嬴未嘗有絶之於秦者而獨絶元於晉乎且元帝與始皇尤不同不韋初進孕婦後亂太后始終事迹鑿然可據牛氏之通出於賤昧庸或有汚蔑以快私忿者故尋常閨門君子所不道況執此莫須有之事而絶人之宗削人之國哉是非良史之法矣自記

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報王稽首獻邑自歸于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弒君篡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爲正統也唐高祖廢酅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簒也何以不爲竊統魏子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肺戚居中用事

爲光君所依托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
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
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
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貫隋之淫虐過于桀紂李氏與
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惜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
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篡
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
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爲竊統也朱温滅唐而李存
勗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

朱氏共起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者非也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勗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仇故欲並之于梁者非也歐陽子曰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敗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夫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人以聖賢爲忠臣不得而遽同之于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不可訓也東晉繼承西晉南宋繼承北宋何以別宗

之一統者爲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爲正也日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爲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嘗滅亡之餘有將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于正統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爲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𧙗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既以正統

予西晉而其子孫尚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華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也

門人涂尚賓曰正統之義古今實如聚訟章氏王統霸統之分似矣然予正統者未必可進于王非正統者弊又不止于霸蘇氏雖辨其非而無以服之也吾師立三統之說而萬

世之論定矣篇中疏別疑義足令觀者曉然

至于退晉宋而進元高尤深得春秋之旨非

尋常考古論世之文也

〇〇正統論下

所謂括其大畧者如載秦始皇阿房宮事則云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營作阿房宮渭南上林苑中廣袤三百餘里殿閣臺榭窮極奢麗役作數十萬人死者亡算如載宋子業齊東昏殺人事則云以非刑殺人亡算慘毒所施求死不得如載隋煬帝荒淫諸事則每一事書曰其事費財幾何殺人幾何民失業幾何激變幾何不妨極言其甚而規制節目可

以娛心志爲倣法者則沒而不書齊主高緯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何以爲樂綽以蠆盆對緯即日命捕蠆蝎殺人以取歡笑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夫哀號慘痛有何可娛而命爲樂事然緯性雖兇惡使不聞綽言則蠆盆一事亦亡由作後世暴君豈無見此等于史冊而欲倣行者至淫樂奢侈之具則中主亦不免見獵心喜矣自識

魏子曰吾于竊統其書法猶有說焉鄭氏之言曰史

簒弑之君所稱某祖某帝及朕詔封禪郊祀太子后諸禮宜書曰某名僭行某事魏子曰讀史者其知懼乎然是道也施于始簒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夫身簒弑者雖爲天下君終不貰其實罪而于之美名子孫襲成業而安不可以重誅也故簒國子孫其臣有能服義死節者則君子必以爲忠是故貶削其身所以正古今之名寛其子孫所以存天下之實名實得而史法立矣雖然（嚴云以下單論書法與正統無涉文繁）吾猶有說焉作史者多務博而徵信（樞古）務博則不諱不經之言徵信則盡當時之實事旗

凡人君之奢淫殘暴必詳書于冊爲後世鑒而不知
夫不肖者之見而適中其欲也則且或倣而行之詩
曰毋教猱升木楊子曰勸百而懲一而獨何取焉昔
唐太宗元夜大張燈火以問隋蕭后曰煬帝時亦如
此乎蕭后盛述當時華侈百倍太宗太宗益口刺其
奢而心服其盛也夫心服其盛雖賢君猶不免是而
况于不肖者乎吾則以爲史凡宮室田獵聲色奇技
淫巧非刑酷殺之事記載詳悉者盡删除其文而括
其大畧足知致亂之故而已至于生民愁苦怨詛天

災人禍盜賊危亡之狀則極書之以顯示于冊使後之人主荒淫可喜之形慘毒快意之具無所接于其目而儆然生其危懼宋眞宗時陳恕久領三司嘗命條具中外錢谷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古之大臣防微杜漸以護人主之耳目而絕其萌孽道蓋如此余于司馬氏

通鑑常欲以竊統之法改書之刪除其文足駭世主之心者有志而未逮也夫正統定書法明史其幾乎道矣

門人楊復晟曰上篇統引三家之說而辨蘇氏處最詳中篇単辨歐陽之說下篇又以餘意發明鄭氏之說分合詳畧之法井井可觀

門人涂尚嵂曰或云纂君書法不同考于春秋桓宣無異辭則鄭氏非通論也不知孔聖親爲桓宣臣子魯之敗執且諱况斥其大惡

乎且春秋之法貴通其意聖人于定哀多微
辭而後世史官貴直筆魏孝文曰人主威權
在已無能制者若史冊不復書其惡何所畏
忌況以異代而書前君豈得執諱國惡之義
以相非乎獨如宋太祖者其得國雖不得不
以簒書而深仁厚德實爲後世賢主郊祀詔
勑之類亦豈得同于王莽朱温議功議賢春
秋之法如趙盾雖冒弑君聖人必不夷之華
督慶父之列明矣要之三統言其大綱至于

篡而不弑與篡而弑者故其敗而篡與毀其成而篡者情罪互有輕重此又作史者所當通其義例也

○○留侯論

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恤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古今草昧之際奇才志士得一失一自非根本忠孝之性達乎天地之心其能爲三代以下之完人乎因作此論而附識之癸卯自記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旣擊始

初云報入聞制度不過數言而當日大下

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仍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牽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如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

古今達觀一部廿一史如此看方有用

知此義始可讀孔子

而鄭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下之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予而天下戴之以爲天子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

之春秋不
死子康侯
之眞句

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耶乎和能爲天下之生民和可以和救天生子房（孫看則從）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報韓亦爲匹夫之諒必爲范增而後已矣）亦已過矣

丘邦士曰本欲發留侯當輔漢須將輔漢與報韓說得關係則輔漢一段大議可儘意放論矣此文字中關鍵處

彭躬庵曰不守節次不能達節不達節亦不能守節此間有毫釐千里之異非印板天地

摸稜人情者可得借口。

温伯芳曰為薛報仇史記四字寫得子房心事明白。原非為必立韓後也。其勸立韓王成者。亦事項時事耳。則知子房待漢之心。不等于待項之心矣。其文尤似子由古史論。

陳元孝曰深識偉論。關係古今大義大計。非獨留侯知己也。議論高出子瞻。而筆力正足相敵。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爲之謀主謀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藉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胡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亾者恃甲兵之衆攻城畧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爲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

本欲抑揚武臣却先將數輩揣抑方是極公平的確之論使人心服

而爲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疎遺忽世務不切于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職功尊武臣

且夫攻城畧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强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有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唯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深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爲謀主辟猶運車者

之必衷其軸而使舟者把其柁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輳者自然之勢也勝反其道而何以成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于蘄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于吳秦積暴二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也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

無豪傑爲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爲臣虜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鮒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門人王弘極曰格力勁拔而極馳驟頓挫之妙

門人梁份曰是從古來今英雄豎子所以成敗大樞紐大龜鑑無踰于此不差毫髮非徒文字工也

○○○鼂錯論

漢景帝時諸侯王國疆大、御史大夫鼂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于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議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遂以前罪削常山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濞遂舉兵反、以誅錯爲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蘇氏曰七國之難、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已居守、而天子自將、此袁盎之讒、所以得

行也魏子曰錯豈獨不能收哉其發之益已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亞夫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削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為天下之水莫悍于河（彭躬菴云仍以治河為喻卻便勝于）自洛汭華陰而上（此數語）有高山巨塹為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決伾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為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敝緩其謀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國漢之壓楚莫不由此未聞有欲誅其

人。顧先聲以動之。而敵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若主父偃者其可乎曰七國彊屬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顯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爲錯計者當使帝寬以全諸王而密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奸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璽書勞問不絶于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陰爲之備以伺其變而時以吳王過失爲家人言布于列國如

要論須見到此乃可謂之識時務

是與終不悛、則誦言其罪、明天子所以曲赦與者、宜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與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民、內臣民將士之降從者、知必有縛濞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濞之國、而以小邑侯濞之子、於是下詔諸王曰、濞親爲高帝兄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爲國藩屏、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彊、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濞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分土、毋或爲非、是諸王承保藩

神與國無疆也夫資以滅吳之威而鬪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决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為天下笑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為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為戒豈不悲乎建文初齊泰黃子澄謀削諸王一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逮燕官屬致激其變然建議之臣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旁予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為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刺奔

廣德予遯奔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事出於
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揭子宣曰七國之削人知罪錯而不知不削
反遲禍大一語自是確見削不削之間古今
未有定論使後人更當此事茫無主持即謀
吳而寬諸王或有見及者安得如此次第周
列着着不差余謂此文雖論七國一事然凡
所以定天下之變者已十得七八萬世之準
盜縛于此矣後之爲錯者讀之則知所以制

濞。爲濞者讀之。亦終無他策。可以自免。可嘆。君。子。之。智。而。不。至。長。小。人。之。奸。真。千。古。太。交。

章。也。

門人涂尚崧曰、爲景帝謀畫處、似以權術籠絡諸王、然其作用着着皆本于仁厚之心、如禮賢者、厚賞賜府勞問、無論矣、於吳王過失爲家人言、不俟而加兵、非驅而納之陷阱也、曰、親爲高帝兄子、以小邑侯濞之子、及推封子弟、永保祿祚諸語、哀痛惻怛之意溢于言

表可見定天下之變固貴才足勝人尤貴其心足信服于天下然後大難除而國之元氣不傷人心益以固結萬世之濠盡縛于此不誠然哉

兄善伯曰予嘗謂陳平六出奇計全不見奇友人曰如醫用藥藥本無奇只對證恰好一劑霍然人便詫為神效世變雖有千頭萬緒其頭緒中間空處必有一恰好翕貼者人首苦無本心次苦無識次苦不耐煩遂將翕貼

處處得紛亂。此文千委萬曲，不過壽其恰好處合縫而已。庖丁曰，批郤導窾。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識得此意，無事無文不增其至也。

丘邦士曰，其文可謂好盡，須看其精神力量不見竭盡態處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勢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埶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

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
莫敢發言將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
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
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于是天子
與大將軍皆嘉歎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
明于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
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
刖蹋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

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破的之論更振人一層且于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于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旣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聵此公羊氏之邪説也晉申生自殺陷父

于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于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巳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布將軍勒兵闕下僃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

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

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弟和公曰借雋不疑事發出自己本領學術開千古濟變行權妙用然其駁不疑處確乎語語悖謬推抉不疑處確乎步步合機真有識有用文章也○漢人篤信公羊故不疑引經蓋見其理之確然公羊紕謬人所易明若非篤信時則引此等語反足招人辨駁而求誤矣蓋得罪先帝之說本可以聳動當時不必更添蛇足也故讀書論世最爲要緊

李咸齋曰引經斷獄是當時習氣太甲與呂邑其情事本不同田延年却援放以行廢亦是此類

彭躬庵曰先儘廷臣離視到許時已下場不得故不疑後至便能一語斬盡無數葛藤只是一機學用到恰好停當處耳使不疑再爲之便已不能矣文氣偪眞蘇明允其刺人數層空曲發揮明允似不能到

漢中王稱帝論

魏子讀蜀志至司馬費詩諫漢中王稱尊號嘆曰于不悅左遷詩官過矣然詩之言則非也及讀五代史吳蜀及諸藩鎮勸晉王存勗稱帝宦者張承業聞之自晉陽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此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老奴

受先王大恩故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魏子曰承業是也雖聖人之言何以易此門人進曰若是者何也魏子曰承業之言所以責異姓之臣詩之言非所以論宗子以異姓之義而責宗子此詩之所以不知權也詩不知權則遂失其經矣詩之言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大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且夫獻帝廢曹丕自立其時

諸劉無有存者漢中王爲宗子非高祖在秦時比畀姓之起功德不盛而急於稱尊未有能成大事者苟爲宗子則一成一旅可建號以收天下之心宋之末造奔迫至於崖山一舟之內可以立天子建宰相無復有非之者葢爲祖宗延一日之統猶愈於其遽絶也漢中王稱號於魏黃初之二年四月卒於四年四月爲帝纔二年而子禪立立四十有一年始滅于魏當時蜀之不能克魏甚明使漢中王從詩言不建帝號未幾身死諸葛亮欲帝禪得乎如此則高祖光武

之統已絕於黃初之二年後雖有執義之士欲以正統歸漢而無由得是故漢祚所以少延漢中王急於稱帝之爲之也人孰不樂其主爲天子主爲天子則吾爵亦因而加貴詩顧以爲嫌此拂士之論正直之臣雖其言不用而其人可褒而王不悅故曰過也門人曰承業之論是矣曰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其將教晉王以禪讓之事爲曹丕司馬炎之所爲乎魏子曰已進說于中才之主規於義而不能遽絕之于利承業以爲戮力討賊必立唐後而已無覬覦之心此

非晉王所能也吾姑以後利歆之而以義勸於先使之求唐之後求而不得得其人而不足爲帝王則雖自爲可也然而賊則必巳滅矣晉王之失在賊温未滅而遽卽大位故也

閎無作曰提張承業較論識論老到眞足爲萬世取法末幅洗發尤人所不能到

附錄門人王愈融書後

人臣進諫於君其言有衷於理而不中事機者後世相緣其說而不知其非其君聽之則害天下之大計不聽則戮辱其身故君子必深辨其是非而不使疑似之說得以誤後之人晉史載愍帝凶問

至建康群臣爭勸進周嵩上疏曰古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望則神器安適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夫嵩之求利國家豈後紀瞻諸人然而以爲不可者則費詩之說誤之也嵩身被譴責必且堅持其說之有本以至於怨望嗚呼不有先生之論天下後世其何以决大疑斷大事融故嘗以爲漢中王璽武諸論君子尤不可不讀者此也嵩之論與詩同而晉王于嵩視漢中王則又甚夫漢中王未嘗屢懷退讓也晉王之讓至呼私奴命駕歸瑯琊又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而嵩以一言得罪如此亦何爲哉

○○阮籍論

吾讀晉書至阮籍所以居母喪未嘗不歎人性之善于此蓋無疑也方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此其悖理滅情有甚于犬豕之無人性者然觀籍嘔血骨立及沈醉六十日却司馬氏婚則未嘗不明于大義迺其始顧出此何哉蓋自何晏王衍以來習為放誕以矯情立異為賢籍意以謂聞喪而輟局奔赴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于是堅忍抑折自滅其天性以求異于人然頃之嘔血骨立則籍亦不

得而自主之吾故嘗曰籍之求決賭飲酒者僞也今夫水性決而善下堤堰以障之可使渟瀦畜逆而不洩及夫鬱極而發則橫潰四出決堤防壞廬舍殺人民牛馬而不可制是故有哀而泣有喜而笑者人之性也謝安得捷書漠然置碁局下項之而屐齒折矣夫安始不置書局下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籍不決賭飲二斗酒則其後未必嘔血骨立何者㘸鬱極而發則其哀樂橫決必百十倍于常情者勢固然也

嗚呼㘸（習）重而不返以僞爲眞服追姑婢纍騎而

還則人性幾乎滅矣人慎毋自怙其習以戕賊其性使至于滅哉

閔賓連日以決賭飲酒爲僞眞老吏斷獄其刻誚籍處正是曲愛籍處筆力堅渾恣悍人不易到

○○○高允論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

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彭躬庵曰絕頂眼力絕頂學問皆直三公卿

己正復精義入神○筆力挺變尺幅中有龍
蛇不可控攫
汪魏美曰通篇賓主錯綜最妙中抽龔翊覆
說一段文格夭矯摇曳唱嘆不盡而作者命
意深遠自然會心處又出文字之外矣
諸子世傑曰叔父嘗舉示孟子禹稷當平世
章爲絕奇文字雙峯突起復以譬喻雙收不
找一語正意而已饑已溺单論禹稷一段尤
是格力最佳處此文似從此章脫胎

○唐太宗平內難論

門人王愈融論曰秦王以不得已殺兄弟然其罪在高祖初欲立爲太子而固辭後遣居洛陽又涕泣辭慕孝友之虛名而成兄弟推刃之實禍夫秦王豈嘗一日忘爲太子哉是以僞而成其惡者秦王也魏子曰近之矣夫秦王不可以罪名秦王之不能爲子魚子臧固也子魚子臧賢而無大功於國不可與秦王比高祖義當立秦王秦王義當受然辭且至再者非僞也高祖方起兵晉陽及爲唐王當是時

兄弟未有嫌隙秦王功未高高祖特因將佐之請而建成未相推讓玄宗之平內難也宋王成器讓之國故睿宗立之而玄宗不辭兄不讓而已乘機以攘其位可乎秦王之心以爲天下既定兄弟相安吾爲王可已豈意其必殺己哉建成以善驪馬殺秦王又夜召飲而酖之兄弟日夜譖於上數得罪股肱羽翼分散殆盡禍機之來迫於呼吸而秦王拒僚屬之請者至五六不止李靖李世勣辭不從秦王由是重二人然則秦王

無奪嫡殺兄弟之志也審矣楊文

幹之叛高祖遣秦王討之曰還立汝爲太子封建成
爲蜀王謂秦王未更辭也　元吉妃嬪封德彝爲
之營解高祖意變而建成還守京師　觀秦王不更
辭則知其前此之辭者非僞也秦王未嘗不欲爲太
子而以爲名義有所不可也諸葛公曰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在外而安還居洛陽　說　爲近理夫淵蓋
不欲遠離膝下者人子之情也雖命之當有所然遠
往哉然將行而建成元吉客令數人上封事高祖意遂
移是固不可以答秦王者且秦王必不可以居洛陽

何則重耳嘗列國聘越境則獻公之威令不行而重耳可以生今四海一家他日得罪其可逃諸突厥吐番乎建成元吉內結妃嬪外結德彝是驪姬二五之讒已深也秦王雖日在左右而高祖猜疑日甚一旦遠去不軌之謗何所不至或如申生之被誣以死或如楊廣矯詔而殺太子勇召漢王諒夫秦王不能為申生之自縊則必為戾太子之稱兵身據洛陽以叛而父子相戰其可以為人乎且以社稷君父之故在秦王亦不可輕去左右蓋建成元吉淫逆不道之迹甚

葬藹一高祖悟而罷之欲更召秦王事急計生內有徐師謩爲之謀主外有楊文幹之屬爲之爪牙則楊廣之禍可以立成吾故曰夫秦王不可以罪名也殺建成元吉諸子則恐納元吉妻於後宮則悖也

道帶出二事作○段史不明揭析

王竹亭曰據史立論辨駁詳確但當時史官不無傳會未可盡信蓋太宗一生好名所以不遽圖兄弟者其罪惡不稔著則殺之有害於名豈眞肯以藩王自安哉觀召玄齡無忌不至幾欲斷其首則史所言靖世勣不從秦王由是重二人者其爲緣

飾可知此文洛陽一叚渋中事機可爲後人處變模本

太宗好名史官傅會皆誠有之特不可論於此事耳如納元吉妃至欲立爲后害名孰大於是當諱孰過於是而太宗爲之不顧史官書之無諱獨諱其欲殺凶劣之建成元吉乎又史官欲緣飾秦王重靖世勣語則何不緣飾斷玄齡無忌之首語爲更切要乎不諱斷首語而顧僞爲重二人以解是挫雀之股而更調之也故知平内難一事皆直書

始末、美惡互見、爲可信也、然則重靖世勣之辭、又怒玄齡無忌之不至、何居、蓋訪靖世勣、尚在猶豫之時、而怒玄齡無忌、在已決計之日、且一則面相可否、一則召而不至、其情亦不同也、誌此以質同學自記

先云群臣之請出于

○○續縱囚論

或曰古之縱死囚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或能爲君子所難而一日之思其感人也亦有時過于五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魏子曰歐陽子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何以知之曰吾以太宗知之太宗生平勇於好名而過其情實嘗觀其折群臣封禪之請雖聖人之言不過是及魏徵以爲不可則盛氣驕倖撊然而不能自忍非初是而終變也彼其心以爲群臣請之而吾辭之吾

辭欲致愈
辭而愈請
辭欲正言
惟譏無可
非飾故羞
變成怒

辭之而又請之至于再三不得已而為是吾有封禪之榮名而又不失乎謙德天下臣民蓋知太宗之心久矣太宗自後功德每欲駕三代而上彼成康號稱刑措漢文帝斷獄三百初未嘗有縱囚而自歸死之名之于德為盛也是以斷然為之上逆其必來而縱而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且吾嘗為太宗評人之入于死罪縲縲者半焉凶愚者亦半焉因有不能逆知太宗之心畏死而不歸者其將

置之乎抑敕有司捕家屬勒其鄉里親戚以要于必得乎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于遽殺因置之則壞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漢虞延晉謝方明之徒皆嘗縱死囚刻期自至無有逃者此固盛德之事不可與太宗比然世之爲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矯情好奇以徼倖一時之名往往求榮而反辱擾無事而多事嗚呼吾未見其利也

兄善伯曰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不若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爲更明確而議論刻入淺

出文字沈摯愨揚厲參六一明允之勝弟和公曰古人總四自歸殊非好名故知歐公小人之尤一日之恩等語不足以折服太宗得此文而後無遺議矣愚意當時稍有不至者太宗亦姑混然置之四亦未必盡探太宗必赦之情而復來或各處有司有以牽引根據使其必來以成太宗之名未可知也然三百人必有逃逸者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靈武即位之役范祖禹氏以為以子叛父王生愈融駁之曰馬嵬之留明皇宣旨欲傳位太子安得謂無父命且明皇之不能興復蜀僻遠非興復地甚明而太子不正位號不足號召天下之豪傑唐史曰顏真卿頒詔江淮河南北由是諸道知上即位靈武殉國之心益堅觀此則太子義當正位何疑乎魏子曰是役也當論其事與勢不必以父命論如必父命然後可則宣旨欲傳位者欲之云爾非實有傳位之詔也

明皇至普安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王同領各道節度都使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然則使者一日未至明皇何嘗一日以太子爲天子哉太子遽徇群臣之請此因亂篡國范氏叛父之説所由來而特不能深窮其説耳且予以爲不即位則無以號召天下史稱諸道知上即位徇國之心益堅蓋非謂爲太子則徇國不堅必即位而後堅也當時天子倉卒遠奔太子諸王並莫知所在天

下無主義士雖有宛爾之心而無所屬至是乃知太子實在朔方雖不即位諸道必踴躍以戴太子唐之末造僖宗亦嘗幸蜀矣朱玫擁立襄王熅雖無太子之號召李克用猶倡義帥諸道以討之天子竄處西蜀而太子興復北方其誰敢不受命况以郭李諸忠臣之爲將者乎愈融不能對已而請曰然則靈武即位非歟魏子曰何爲其非也論理者必深窮其是非之盡論事者必深窮其利害之盡今夫肅宗以太子號召勢罔無所不可然天下將帥必心懷疑貳而不

此是通篇主意却安放在此

宵盡死力以效其上蓋嘗日迫於忠義唯郭李二顏張許之屬其他率思取富貴傳子孫以自利者也昔（即引唐事爲証）者太宗率其謀臣勇士爲高祖取天下天下既定高祖爲天子未嘗不重太宗之功其後入諸子諸妃之讒太宗幾危而秦府文武重臣皆不免得罪劉文靜首唱大謀其死也雖太宗力救不能得使是時高祖爲太上皇太宗爲天子則豈有此宋宜和末金人逼（又引後代事証）京師徽宗將出走欲命太子監國李忠定公綱曰今（插此一事于太宗明皇中又幾賓主淺深之法）日之事不正位號無以鎮壓人心監國不足用也明

皇崇任小人窮聲色奢侈之欲毒亂天下與嶽宗畧同向使肅宗以太子收兩京而明皇爲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緣用事必又將置其所愛而除其所憎建功之臣廩乎有首領不保之懼且夫高祖已事諸將總指高祖加兵夫誰不知者而謂其肯安心竭力致死以圖恢復乎起鶻落吾觀明皇既歸以六等定從賊諸臣罪又以本身事証肅宗欲免張均張垍死叩頭流涕爲請上皇不可卒流垍嶺表而殺均夫誅均於法誠當然肅宗之心豈不甚欲其生哉上皇如是爲天子抑可知矣故曰不即位則將帥心

儼發戡恢復之功不成故雖明皇無傳位之旨而肅（貫串步作結並結上）宗立焉可也功成而退居東宮可也父不許尊爲太（民父命　一直佈出二義作餘波）上皇而已盡孝養可也夫子之論亦所謂不能濟窮（開拖一句應前掉尾餘韻）其說者也（妙然）

門人鮑夔生曰前段論不當即位正大詳盡後段論當即位淡切曲當皆妙有根據理勢確然可爲後世立法而後段尤人所難見到

○○劉知遠論

劉知遠既帝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忘晉也或曰忠矣乎魏子曰惡寒者裘裘惡熱者表絺綌愛其子者必食之天福之稱以爲名焉耳矣知遠不諫晉主伐契丹契丹伐晉知遠不出師知遠未嘗有毛髮之功於晉及其滅也未嘗求石氏子孫而立之徒稱其紀年之號是亦縞素發喪之名耳漢高帝親率諸侯滅楚爲義帝報讐曰忠可也且使知遠稱晉則石氏子孫皆是也不曰晉曰天福則天福之亾於

契丹久矣安得復有天福者而君之然則陶潛書義熙非與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爲潛則名存而實存爲知遠則名存而實亾也

諸子世儆曰循名責實此春秋之義也知遠不妨爲法受過而文字頓折波峭屢味不窮

○○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于既亂而亂于既治國家之禍不禍于小人而禍于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國家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宜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

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第一最得力語）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馳至于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于紹聖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高宗旣立天下引領以

挈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死于敵之爲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于叛臣之崛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檜不足以爲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翦此而朝食蓋嘗論

敗○得○力○語

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何也
漢唐之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強固
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
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
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
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
肖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
常之舉以至于大治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
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溫伯芳曰筆勢若饑鷹之搏兎○論似奇險究竟不出人心口間然誰敢形之於筆而又能如此猛鷙迅悍耶

曾止山曰傳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叔子天性仁厚純謹而其言若此可以想見一斑

本論提六神宗時病在憤激而安石之執拗益堅哲宗時病在姑息而羣奸之因導愈肆

〇〇〇宋論下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蠹國殃民豈竄斥尚爲過耶且夫畢仲游（曲云要論）嘗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踰時何元祐間尚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議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間猶不能無狐死兎悲之感自范文正爭晁仲約之

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六丈眞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賢無事〔至論〕不極于寛仁獨至壬人奸臣則痛絕之惟恐不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必曰迸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也或曰諸道師旣先撤岳忠武獨不受詔豈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開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欵者日以千萬計是

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illegible]之

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為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彊兵大帥皆陛下所授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妙論）願毋為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

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若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吾友丘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于格君之道卽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族祖石𪊡曰兩論皆踔厲風發悍不可當然
兆論可存宋人必不能行之余謂宋人被理
學二字來縛雖武勇皆不能跳出圈格如韓
岳是也又況以決裂望元祐諸賢相乎然此
義此理自是古今奇膽偉識懸之千古必有
能爲之者
謝曲齊曰其語之獨到處驚心駭目皆義理
具足二十分故能有此識見發此議論

○太平興國論

古正統之君未有以四字建元者有之自宋太宗始太宗頻歲改元曰太平興國元年何謂也曰所以自異于禪受之故也古之開創有天下者則人知其爲開創世及有天下者則人知其爲世及若夫功在開創而名同于世及無所以自異則其心有所不甘太祖以軍士之戴驟爲天子密謀大計太宗之功必多焉太祖將崩而太宗嗣位彼固曰此天下者吾所共經營而得之者也天下不知吾之功自足以有天下

而咸歸德於太祖之讓以謂舍子而立弟夫唐高祖以秦王之力取天下而立建成爲太子建成豈能一日居之哉于是頻歲改元而又必表與以名之曰太平興國以爲國自吾興故也而後天下後世顯然知吾自有天下之功或曰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徽宗改元建中靖國何也曰真宗以神人之告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因而改元固無足異徽宗時曾布爲政欲合元祐紹聖之黨而調和之蓋有所變革以風示臣民故特殊其號以見意而其事則皆太平興國爲

之倡或曰漢光武末亦改元建武中元是不始于太宗矣曰光武本改中元而仍以建武冠之時帝方惑于圖讖封禪以爲日可再中壽可更益如文景中元後元梁武中大通中大同之類耳非以四字表異者也若夫太武之太平眞君武氏之天册萬歲西夏之天授禮法延祚蓋僭亂而不足數然皆有翹然自異之心焉故古今之以四字建元者莫不各有其故考其故而太平興國之故益可見矣

陸氷脩曰從興國窺見太宗心事殺弟殺姪

之根便伏于此

温伯芳曰只發改元之意而太宗人品具見

此含光宵練殺人無跡者也

丘邦士曰體力健

健云執成見愛同已二事是君子大病非

○○蔡京論

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間首以光爲姦黨使賢士大夫盡遭荼毒流禍生民馴至亡國者則皆京爲之倡也魏子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參驗于衆論而衡之以理則久之而眞僞短長可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

大旨俱實實有下手處非虛冒迂濶之一節

不作何邪說

君子而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而愛君子之同己者夫惟同己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投其間而入得其懽心故吾謂小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侻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于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後得天下之柄禍遂至于不可救蓋自古有之而宋之小人工此術者尤衆是以接跡而不絕以至于亡青城之役回京備見金人立張邦昌為天子秦檜與馬紳吳給共為議狀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及檜南還高

宗曰朕得一佳士方稽之以抗節北去奔而南還也
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于此王欽若請遣使
除逋欠釋囚繫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而蔡卞知宣廣
貨貝一無所取夷人廉其夫以薔薇露洒其衣而送
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譽及于得志恣行其
私者有砥行礪志出于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
有希君相風旨以忠直爲諂諛廉潔爲勢利者有借
之所秉長短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
而嫉妬寬厚而貪汙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

總成見

想同巳

信之與以其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人僱役本非爵

（縱之句尤妙）

改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

之諍執不免於忤而京之將順不免于喜也秦檜在

紹興爲奸一耳或趙鼎以爲小人張浚以爲君子或（檜作餘波）

浚以爲小人鼎以爲君子于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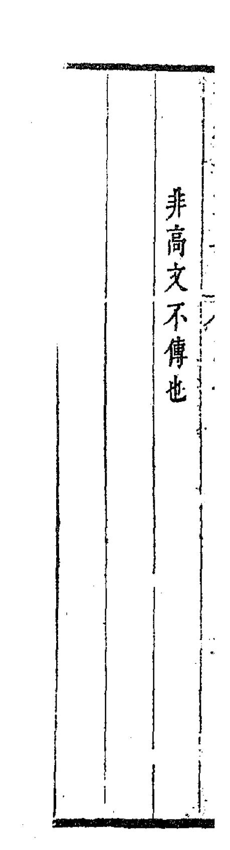
同巳之蔽哉噫此爲學不能克巳終不可以爲宰相

也與

甘健齋曰就僱役一事蔡京一人尚出諸小

人之奸諸君子之弊反覆提撕名言鑿鑿不

止爲一代關係成敗
涂宜振曰惡小人異巳爲小人忌惡君子異
巳且爲小人喜愛君子同巳非君子善愛小
人同巳尤非君子禍爲大臣者不可不三復
斯篇
弟和公曰皆刺骨洞髓之言莫作平正迂闊
道理看過
沈甸華曰此理本是平正然在他人言之則
迂濶矣方知格力二字正不可少雖有至理


非高文不傳也

○蘇雲卿論

或曰蘇雲卿嚴子陵之流亞也魏子曰不然光武既定天下朝廷之上多賢將相亡一子陵不足患故子陵以其高風厲天下而東漢之氣節成焉張浚爲相小人狐媚於內金虜覘於外此君社存亡萬姓安危之日也且雲卿亦既知浚之不足勝任矣雲卿不踐土食毛爲宋之民則可雲卿而爲宋之民坐視君父危亡天下塗炭漠然不動其心則上不忠于君下不義于友是安得以比子陵也曰然則雲卿非與魏子

曰吾于此見雲卿之知浚而浚之不知雲卿浚剛而愎諫雖有雲卿不能用當浚與趙鼎並相天下引領望治浚卒使鼎罷位以去後之論浚者曰浚三將而三敗非獨其才不足也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知其賢不能舉以自副故雲卿以浚爲德有餘長于知君子者非也雲卿知浚不可同事故婉辭以答人而高蹈遐舉若避水火之遠且甚者此足以明雲卿之志矣朱熹入

低其須浚之辭几與伊周並儔致後世疑爲朋黨其亦不審也已雖然浚爲國至死不衰公則未也而忠則已至論浚者兩存焉其可也

湯惕菴先生曰以雲卿知張浚不能用婉詞以答可謂特識名言

友姪王源曰爲民亦有君國之責眞千古偉言篤論爲石隱一輩下此棒喝不小文字直下刺人處有寸鐵殺人之能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君子之患莫患乎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已以成國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相天下稱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浚議鼎力求去遂罷鼎知紹興府孝宗銳意恢復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陵寢俊卿議不合而帝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是兩君子者各久於爲相協心畢力以匡時難則紹興乾

道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而或毅然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不留也失浚允文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爲也胡越之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猶懼其不克濟而況以鼎俊卿之爲相乎且夫鼎俊卿所評執非有綱常名義所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鎮與論僞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昔者敖郜之

役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旣南轅而反旆矣伍參卒言於莊王改乘轅而北之及王逐趙旃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而乘晉軍大敗晉師於邲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則敖敖之不欲戰與急於戰皆所以爲國而已之意見與功名無與焉不務於成己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也大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吾嘗謂張耳陳餘之失以爲餘失在褊燥而耳遽收餘之印綬則忍且險鼎俊卿之失似陳餘而浚允文有類於張耳夫浚允文豈

忍且險者哉惜夫其君之不能兩用之而宋遂終於宋也

轉責君上另出一意作結

丘邦士曰激揚張虞二公是深愛惜君子處說發趙陳二公是深造大臣處世推冰叔文勝蘇氏在此等處可見

弟和公曰絕頂之論○責備四人俱確而趙陳之失尤爲難明蓋以勇於退者大臣之節而人且以是賢之矣引証孫叔敖一段寫盡古今忠臣賢臣苦心大度此文與蔡京二篇爲宰相者不可不日置坐右

眉批：朋黨開口分疏朋黨

○○○續續朋黨論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致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護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桑辨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

二字如書少哉鉄便已勝歐蘇一籌

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惡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皭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頗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

日歸則異已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已必先植同已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已者衆而其去異已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于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

浮術陶鑄
子孫後學
一世不絕
然陷禍流
為鑄有已
詞巳文直
以萌附不
彼有長疑
邪門

致之時其緩急而誅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敎之自
周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
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其下又其甚
者陽爲名高而即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
孫益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訶
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訶訶
然號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掊擊之
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
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于

科句嶙峋如巉崖千仞下臨絕壑

其間此其人雖抒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于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于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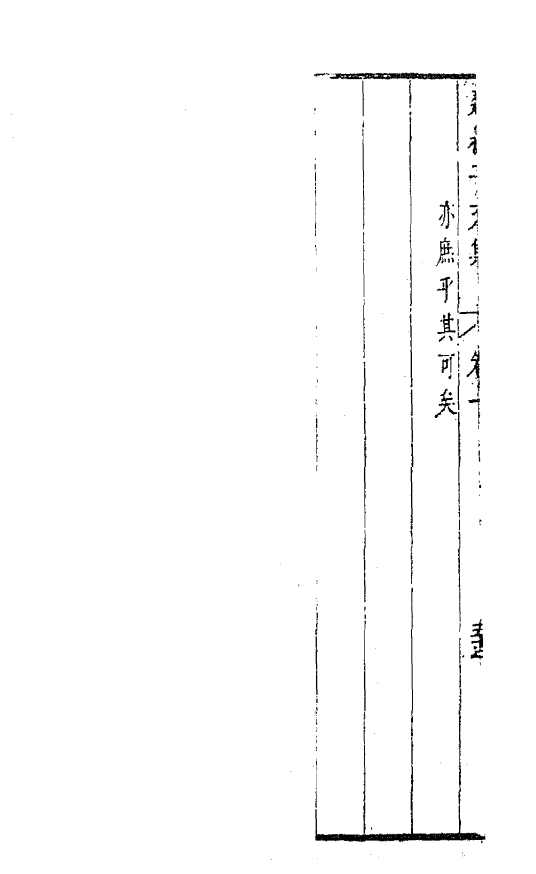
門人顏韋曰描畫醜態正是提醒良心爲萬

世下此針砭亦可云功不在禹下矣

附錄彭躬菴書後

魏冰叔爲續朋黨論發三百年朝士之覆謂宗社生民與其身家由此而盡可大哀矣然亦有不爲貨賄威嚇所淫屈不爲官爵子孫所貪繫惟堅持其意見佐之以學問之淵博操行之孤介乃欲驅一世而從之惟吾言之惟是其違乎此者則斥以爲小人去之惟恐不力雖至于懟君父殺其身而亦有所不悔此固世之所號爲賢者也及措之于用則反不如才臣之貪伎猶足以濟一時之事益其自視過高求治太銳思以龍肉療天下之飢而顧厭夫菽粟尋常之味用亦終不免爲溝中之瘠爲有識之所譏笑而已矣天下之黨莫盛于東林東林始于顧公憲成舊爲龜山講學之地萬曆中公嘗貽所知書其畧

口竊觀近局誠若水炭某從旁靜察亦只是始于意見之岐成于意見之激耳夫局內者宜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已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何言乎虛各就已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是日是非日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不期平而自平矣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倂其瑕而瑜之所憎則倂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旣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之宗社生靈用豈不惜哉爾公之言如是蓋爲其時之君子言之也是豈有私于朋黨者哉愈趨愈下遂至懸絕必使其身無近于黨人之所爲卑者舍其勢利高者化其意見



亦庶乎其可矣

○○平論一　有序

平論者平巳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宣之于口爲是非誌之于心爲好惡騰之于衆爲毀譽施之于事爲賞罰是非好惡毀譽不平則風俗亂于下賞罰不平則朝廷亂于上此四者相因而成故吾之文亦連類而互見

今日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吾然今日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嘗相半則吾

之是非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以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來吾之昆芸弟詔之曰吾父以某某爲是某某爲非也必曰唯揖伯叔于庭而諗之曰唯否出而詢于其鄰人必曰否吾之父未嘗如此是非也聖人之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又窮然則奈何曰莫如跡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必有所蔽見于徑者蔽于庭見于奥者蔽于竈循其端而披其所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

不通則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烏乎辨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搏虛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

丘邦士曰文格古

温伯芳曰奇恣飄忽最是文家神技老泉六經潁濱老子論是其一班

方密之先生曰筆力矯健眞作史之才

○平論二

匹夫而好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習慝一曰眩于目一曰驚于耳一曰域于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慝也有善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己量人

者域于智也且夫吾之于人必有所好惡于其間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拔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習慝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詩之古吾之好惡于是焉法之吾諏之今之賢吾之好惡于是焉衷之潔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眩于目奈何碔砆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爲珉璞而不琢則苴之矣故能諂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諂吾之目吾則惡之錐之處囊也其穎立出磽劙

邪云治症處各有實際下手

彀弓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詔毋忽其所不足驚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愼于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踞其後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絜以百人則詘矣智匹千人萬人絜之又詘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于性爲性則懼其悖也因于習爲習則懼其愚也用目則眩用耳則驚也其何敢以吾爲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爲然

○末○既○卸○病○卸○藥○文○格○又○一○支○化○○○○

丘邦士曰局排而別語琢而秀似荀韓諸子中一篇文字

温伯芳曰章法句法字法無所不備

梁公狄先生曰本是誠意致知乎實道理却以奇文出之兢爽爭流令人應接不暇○四論以平命名而文字篇各一格極力不平故是文人狡獪亦最善出脫理學徑遂者

平論二

是非定則好惡正好惡正則毀譽平矣雖然毀譽有道畫姝麗者必極天下之粲畫鬼怪者必極天下之醜非德于姝而讎于鬼以爲否則不足成吾畫是故譽人者腴其骨而毀人者瘠其肉蓋必如是然後可以成其毀譽之說而已天道善善而惡惡聖人之道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君子有譽人而無毀人與其失諸毀寧失諸譽請言譽者毀能賊人譽亦能賊人善毀者如飲之瞑眩之藥不善譽者如餉炮炙有毒焉

臘其中而不覺也是故以譽之不平爲恐失巳者小也譽人而失巳他日吾有譽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則吾不自信終其身不敢譽一人而止大賢之人知爲善而巳故其于毀也呺然從而譽之也呺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于善毀焉則輟矣曰是則然烏乎然爲之或譽則輟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雖然士之伏于蓬蒿也呿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底節不衰好學而善下矗然公卿之上愎過拂衆則莫之敢京何前後之戾也此無他富貴者人所不

此怡而魯之者衆也

丘邦士曰側破譽邊有見

門人楊復晋曰文有鑱峭之氣而筆力運轉於內

〇〇〇平論四

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已矣先賞後罰奈何不恒之以恩而濟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固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媮民玩不擿其綮不可搯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迨其後而求之則棄前惠怨黷生是道也其在亂國賞克厥罰奈何天下擗然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于是乎抉綱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

不可亡民可渙不可叛也峻法以刼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干賞則往如僦市傭可以殺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數罰而不償奈何君以微爲朋吏以多殺人爲能民習撈掠覗斧鑕若未邦不護其生慄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

也鷙主以之一舉而已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賞以塞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赦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親儷于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骫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儺儷于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蒞于親罰蒞于儺奈何吾無怍於吾心斷之可也違其跡焉不可或虞其時焉訾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恩窮罰盡

彭六通編等陳楚

齊此一段參差錯出然愈見其緊嚴也

則威窮大賞大罰不可以輕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罰賞者留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憝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常賞而財繼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爲賞或曰非審之也豐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溫於纊纊富於車馬詩曰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繼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爲罰或曰謹持其

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閒折衝易曰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弟和公日分晝條列於古今賞罰經權得失之故無不詳盡透切而高典樸茂卓然三代之文

危習生日文如精金百鍊然鈐錘之迹盡化但見一片寶光使人驚戀耳眞絕搆也

地獄論上

或問佛說地獄有之乎魏子曰吾不知佛爲何如人其說地獄不悖於聖人無惑也曰然則聖人何以不言曰前之聖人未言後之聖人言之何必同且夫孔子作春秋以匹夫賞罰天下諸侯大夫譏貶天子事皆出于創說使非聖人爲之則衆人懼矣古之聖人言上帝后土鬼神善惡禍福感應之事甚備而佛氏衍而象之其何怪焉且子亦知地獄所以說乎三代以上禮明刑中君相治於上百姓安於下故鬼神無

所事賞罰及夫世衰刑賞亂善惡淆人心憤而不平或惡極罪重考終以死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天下之人以爲禍福者事之適然不必其善福而惡禍也于是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予不見夫宋子業趙石虎之殺人乎不見夫曹操劉裕華歆秦檜崔立蒲受畊之奸賊乎曹操華歆杖殺伏后劉裕弑甘心禪讓之恭帝秦檜陷岳忠武金哀宗在歸德而崔立送兩宮諸王赴青城蒲受畊附泉州城殺宋宗子數萬此數事爲古今奸賊之最特舉以例其餘不見夫隋楊廣金完顏亮之淫逆乎國家之法至于夌遲止矣甚而門誅又甚而赤族止矣今夫剛狠之

人懸不畏死殘忍之人則立視其父母子姓之死不以動其心而叉門誅赤族之刑濫而無當也是故人莫痛于身受極刑刑莫慘于求死不得求死不得莫甚于死可復生散可復聚肉血糜爛可成體以展轉于刀鋸鼎鑊之中百千萬年而無有已極于是干請賄賂無所謀弃于慈孫不能代惡報極于其身株連不及于一人嗚呼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于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于是而人勸人懲

兄善伯曰以門誅赤族洗發地獄之善眞是

創論確論至論妙論足空千古作者

○○地獄論中

三代以下刑賞不足以懼人於是孔子作春秋以名懼之曰汝弒汝君與父而爲帝王極富貴擅威福天下須神聖而書之於策則億萬世亂臣賊子之名不能去夫名之爲說可以動天下之智者而不可警天下之愚人與羈縻天下之智而蕩軼非常之人何則愚者見目前倡優盜賊爲其實安其名不之恥世蕩軼非常之人則以名者身後之事吾有知乎爾吾無知乎爾且吾有身耳名强而命之天下姓同名同何

必其是我天下無姓同名同者亦何必其是我不勝私慾之忿則曰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嗚呼彼固不攄以亂臣賊子自居矣苟執是人而刀之鋸之鼎之烹之則未有不叫號哀痛慘切而求免也不能刀鋸鼎烹之于其生而刀鋸鼎烹之於其死是故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也

溫伯芳曰文特勁悍末二語如天柱地維

見善伯曰推出大聰明人放肆無忌不顧名義一段心事如見肺肝眞有描風鏤影手段

地獄論下

余篤信地獄爲事理所必有而誦經崇佛消災滅罪之說爲事理所必無蓋崇佛可以滅罪則勢力之家不妨窮兇極惡但出其十一之資卽可免罪是閻羅王祇同貝勢徇情之庸吏而佛乃護黨好諛干請關說之豪紳小人恃此益敢爲惡如豪貴子弟倚父兄親黨爲害鄉里事敗當有救書至也世之愚夫愚婦惑此不小若果是佛意則佛且當首坐地

獄中一席矣余嘗疑佛經多出譯者其語意未員處當是弟子尊師之過或借以聳人聽從布施可期流通易廣而不知其流弊至此然執此以廢地獄之說則又所謂懲噎而廢食者懺云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已作之罪願乞消滅此則善於言修齋誦經者矣自記

或曰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耳魏子曰漢唐以前狐突見共世子荀偃訟厲公亦

既徵其事矣且所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讎祝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蜣蜋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蝢而白者存丸

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朴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于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辟猶馬鳴雀叫人不得通而彼雀馬則能通之鳥翔空中人不能鬭鳥則鬭之是故鬼可執而朴矣或曰佛

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兄善伯曰從無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徹而言之顯淺人人可悟讀此乃知徒謂借地獄以警人者猶庸人之見也

弟和公曰吾兄信地獄爲必有崇佛滅罪爲必無儒者則惡其不經非正學明道之言釋氏則惡其謗法塞衣食布施之路此論出而

儒釋俱拒爲門外漢矣然生不償罪死必極償又决非修齋誦經可免自是千古至論眞有見於天地之心不悖聖人之意者不儒不釋之間吾兄自有此等力量獨立不懼可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也

地獄補遺論

余覽釋氏所論地獄有鞭撻刳割舂磨毒蛇猛獸水火之刑大約皆不忠不孝傷人害物生而王法不足蔽其辜故死報以極刑使之慘痛于其身而悔于其心獨疑有所謂黑暗屎尿地獄者不知其何所處也以其罪有害于人耶則不若鞭撻刳割之痛以其罪尚無害于人耶則眚災可肆赦矣然則是獄也實處于無罪有罪之間天下亦安得若人而居之吾嘗觀學士大夫被服詩書吐納道德亦既斐然成章居之

弱云並刃
閔劇貞庇
丁補救

不疑矣子弟以此奉其父兄門人以此報其先生僚屬以此貢其長吏朋友以此贈其交游著書立說精微汗漫布于海內取古人之能事被于已之身而取已身所隱痛深病入于骨髓而不可療者鰓鰓然大聲疾呼以鍼砭天下之人而自鳴其無病于是好名者靡然從之貞脩之士亦側耳延頸以庶幾其或遇然閒執其鄉里負販之夫左右近習僮使不識字之人而問之則與向者書冊所見士君子所稱譽蓋已較若水火而不相蒙且夫人不可為盜蹠而已矣不

必其盡爲伯夷日中而趨于市朋明持斗粟疋布以爭尺寸之利此商賈之行亦聖人所不禁王法所不議也今入市而爭利以爲此古者納價觀風之遺意市散而退曰我伯夷之廉也其黨之譽之則且以伯夷爲潔身之常事必推而進之卞隨務光之列而負販僮僕之公論卒不能勝士君子之文章夫商賈昆伯夷初未嘗害于人也國家之律例亦未嘗有此罪而人之見之則忿然與不平之心若殺越人于貨者之可佹恨嗚呼是可以識天地鬼神之情矣蓋嘗論

躬云一○言○道○理○極○大○文○字○極○高○

之王法所不議者地獄所不加鞭撻剉割之刑既不可施諸其身而其罪又終不可以赦則必求乎未嘗慘痛而生人一日所難堪者使之處乎其中幽優嘔穢以償其詐僞之高名而庶幾其本心之動此黑暗屎尿之獄所爲不可已也入乎此者其文章一日未毀譽之者一日未絕其名一日未滅則此獄終不可以一日出首楞嚴曰賊假衣服裨販如來嗚呼今之裨販孔孟者竟何如也

兄善伯曰嚴刑峻法之際却溫柔敦厚一唱

三嘆議論精奇固不必言

門人曾彝日黑暗屎尿卽令初無此獄鬼神有知當特設以待欺世盜名之人今此獄旣具則爲此種人入之亡疑矣文中擢筋剔髓毛髮畢見是以菩薩心腸現閻羅王相者可與續續朋黨並讀有關名教不小